

笔走老美 肖复兴专栏

## 普林斯顿校园邂逅



过大中小学的教师10年。著有杂书多种。肖复兴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曾到北大荒插队5年，当

星期天，赶上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典礼，便赶去看热闹。国外大学的毕业典礼，确实如节日一般热闹，并不只是颁发毕业证书的一个大会而已。它成了老少校友的一次聚会，就像我们这里的校庆。

普林斯顿大学的吉祥物是狮子，吉祥色是橙黄色。于是，满眼便是橙黄色，无论是风中飘动的旗子，还是人们穿的T恤，都是这种耀眼的色彩，旗子和T恤上无一不印着威武的狮子。早已是人流如鲫，大半城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人，便忍不住想起过去的一句老话：听到国际歌就能找到自己的同志。他们看到这种颜色和狮子，就能找到自己的校友。只可惜我不是他们的校友，看他们犹如隔岸观火，就像看南非世界杯的足球比赛，再热闹，也是人家的。

在这群校友里，有很多老人，他们是从各地特地赶来的。看着他们白发苍苍甚至老迈龙钟的样子，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母校的感情。母校和母亲这个词是对应的，在英语里和祖国motherland，也是对应的，都是和母亲连在一起的。以前，我曾经想，把祖国和母亲联系在一起是对的，学校也和母亲连在一起，有这样的感情吗？那毕竟只是短短几年的时光而已，纵使再美好，时间的短促，如同一瞬的烟花。

等我进得校园的时候，天色已近黄昏，人流渐渐散去，连教堂里的牧师在人们的簇拥下，都踏着夕阳步出校园。几乎像是大赛刚刚结束的球场，刚才的激情和欢腾，还在草坪和树丛以及空荡荡的舞台上，随着那里跳跃的阳光一起闪烁着不忍飘逝的回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穿着橙黄色T恤、戴着顶棒球帽的老人迎面向我走来，问我现在几点。我没有戴表，便问同伴，告诉了他时间。他道了声谢谢，似乎并没有要离开我们的意思，而是接着问我们是不是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。我们都告诉他不是，然后夸赞地对他说：我们没有您这样的幸运，能够从这个名牌大学里毕业。他笑了，话头便由此引开，如长长的流水一般汨汨淌来。

我这时候才仔细看了他一下，大

约六十多岁，个头很高，结实有力，年轻时肯定在学校里打过橄榄球。

他点点头说是的，在大学里能够参加橄榄球队，是一种荣耀。然后，他告诉我们他上世纪六十年代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，他是学哲学的，那时候，只有一个工作机会，在内布拉斯加州教书。那时，那里非常荒凉，周围都是荒漠，没有什么人。

他做了一个摆手姿势，我不知道是表示无奈呢，还是表示那是一种值得骄傲的经历。在我的想象中，从这样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，到那里工作，如同我们以前的话剧《年轻的一代》里去柴达木，或者前苏联曾经流行的一部小说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》中的去西伯利亚。我一时无法理解他的内心，因为他将四十多年的时光一下子跳跃了过来，他告诉我们前不久他调到布朗维斯克一所中学里教心理学。我知道，布朗维斯克就在附近，但我不知道他这四十多年是怎样过来的。我也不知道，萍水相逢，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几乎大半生的经历告诉几个陌生的中国人！

他似乎看出了我们的猜测，接着对我们说，毕业这么些年一直没有回母校，他今天以为能够碰到老同学，却一个也没有碰到。他特别想和他们说说毕业后这些年的情况，见到的却都是陌生的校友和比他要年轻几十岁的学生，而当年教过他的老师，不是老了，就是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看出他有些伤感。校园里正在人去楼空，而往事又如流水难以挽回，未来的日子在紧迫地做着减法而非加法，这种感情无处诉说而渴望找一个渠口流淌出来，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，是能够理解的。

老人告别的时候，说了一句话让我感动。他说：我最美好的青春是在这里度过的。之所以令我感动，因为触动了我曾经想过的问题：一个人在学校里的时间很短，母校和母亲能够联系在一起，也拥有这样深切的感情吗？现在我要说，有的，因为和青春联系在一起，学校才叫母校，才会叫人几十年过去了，依然想像回家一样回来看望她。



斗机)邮票博物馆正在捐赠中。沂源县人民政府顾问。为慈善家。捐赠有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。蝴蝶和航空。航天(战林一苇，童话作家、收藏家、装置艺术家、生活家，最想做

爱的风景 林一苇专栏

## 忘掉她，像忘记一朵花

严格说来，在爱斯基摩人生活的区域是没有花的，除非你把雪花也当作花。但是，爱斯基摩人分明是一个喜欢和陶醉于花的民族。花，举凡我们知道的花，千姿百态千娇百媚地生活在他们的心里。也许，比我们见到的所有花都要美。谁怀疑生长在心里的花比生长在尘土中的花更美丽呢？在加拿大冬天的极地里，经常可以见到行路的人，他们要去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捕获猎物。你走向前去，问他们苦吗，他们笑一笑，平静地告诉你，“不苦，花儿在等待。”你若问他们，“有什么话要传递吗？”他们会红了脸庞，羞涩地告诉你，“请你告诉她，鲜花在等待。”

头一个“花儿”，是他的心上人，他是为了她去捕猎的；后一个“鲜花”，是他心中的爱情，他要你转告他心上的人，他的爱情始终像鲜花一样在心中盛开。

红的白的黄的花，娇艳欲飞楚楚生动的花，会涌动波浪的花，会喧闹唱歌的花，霎时在他眼角的微笑里铺满雪白的一望无际的土地，他们的脚下顿时暖了起来。

听爱斯基摩人谈爱情是一件温暖的事情。在他们的口里，你听不到一句抱怨，有的只是甜美的忧伤。他们坐在你身边，仰着脸给你讲爱情故事，那种神情分明是面向苍天的自言自语。他们每人心中都有一个人，他们大多数是一见钟情喜欢上了她，然后，靠夜里偷偷往她家门口放鱼、放熊皮——这是他们能找到的最珍贵的礼物，来表白。如果他贫穷，如果他觉得不能和她生几个孩子并保证一家人幸福，他的爱就是永无止尽的长

夜——从此后他会默默爱她，默默追随她，以她的幸福为幸福，以她的痛苦为最大的不幸。而且，他把爱情埋在心里，一辈子，一辈子也不表白。

走在北极千里万里的雪地里，世界没有了声音。你遇到一个人，他给你谈他的爱情。他的爱情故事让你热泪盈眶，但你向他问她是谁时，他坚决不说，这是他的爱情守则。他一辈子也不说。然后，他走了，走向千里万里的雪地里。

“你会忘掉她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会。我知道不会。”他笑一笑。

“如果她结婚了呢？”我问。

“她幸福吗？”他很紧张地问我，眼睛里充满无助。

“也许吧。”我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在这个纯净的男人面前做这种残酷的假设，我的心微微的疼，但是我仍然继续说，“既然结婚了，她应该是幸福的。”

“那我忘掉她。”他笑一笑，眼睛有点湿润。

“你能吗？”我小声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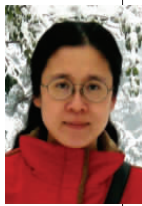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这里有一句话，是专门为这种爱情说的——‘忘掉她，像忘记一朵花’。”他说着仰着头看天空，不让眼睛里的泪水流出来。

2006年，巴西发行了一套玫瑰邮票，取名为“黑夜里闪光的爱情”。据说，这套邮票是赞颂那些钟情重情的男女的。巴西的邮票设计者知道爱斯基摩人的爱情守则吗？其实无论哪块土地，都有痴情的钟情的人。是他们的存在，让我们脚下的土地湿润，而我，怀着虔诚的心情，为他们祈祷当下的幸福。路很长，脚很冷，命很薄，放下吧，忘掉她，像忘记一朵花。



纸春秋 路也专栏

## 飞行记



集、散文随笔集、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。路也，毕业于山东大学，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，著有诗

我妈一直拒绝坐飞机。她的理论是，天上是不安全的，水上也是不安全的，人生来就是陆地动物，只有脚踏实地才踏实。我一坐飞机，她就紧张，不管地球哪个角落掉一架飞机，她都能在第一时间知道，并能准确说出所属国家和航空公司、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飞机型号和人数。只要提出陪她乘飞机旅游，她就背诵出这些资料来吓我，并质问“你安的什么心”。黄昏在家门口散步，看见飞机从小区上空飞过，她的目光充满同情，“天都这么黑了，还呆在天上。”

从今春开始，我就酝酿着怎样把我妈劫持上飞机。我偷着抄下了她的身份证号码，某天，我在电话里向她发通知：“你说过想看世博会，我已买了往返上海的机票，明天一大早的航班，机票花了三千多，不能退。”我妈在电话里呆住了，先是沉默，接着有气无力地答应，“只好去坐吧，豁出去了。”

在机场，我提醒她如果紧张，就吃速效救心丸。不料，她竟反过来说我登机后不要通过言谈流露出她是第一次坐飞机，免得让旁人笑话。

站在机舱入口的女乘务长笑脸相迎，胸前小牌上写着一个男性化的名字，姓和名两个汉字搭配得有趣，姓并不太多见，但姓正好是名的一个左偏旁。机型是737-800，座位是23A和23B，入座后我妈很老练地系上安全带，压低声音轻描淡写地说，“跟坐动车一样。”飞机起飞后，她把头扭向窗外看云，乘务员来送餐和饮料时，她不太感兴趣，我劝她喝杯茶，反正飞机上有厕所，提议可趁机参观一下厕所。我妈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，“我不去。”同时轻蔑地斜睨着我，使我感觉自己才像个第一次坐飞机的乡巴佬。座椅靠背上的广告是某玉米油和润肺梨糖膏，我妈不肯跟我聊天，我只好盯着它们傻看了一路，甚至把联系业务的电话号码都背过了。飞机快降落时，才想起翻看免费的英文版《中国日报》，看见上面登了持枪杀人

案，讲给我妈听，她不屑地瞥了一眼报纸，嘟囔了一句：“不就是英文吗？”使我又一次感觉我自己才像个第一次坐飞机的土包子。

下了飞机，我妈对飞机做了一个冷静的评价，“这么大家伙，嗡嗡嗡地吵了一路，弄得我耳朵里到现在都还嗡嗡嗡的，我不认为它有什么好。”

两天后打道回府，飞机是黄昏起飞，跟来时是同一家航空公司的，同一机型，连航班号的数字都相仿。一登机，我就乐了，站在门口的女乘务长胸前有一个小牌，姓名还是来时那个姓名，姓正好是名的一个左偏旁。更有趣的是，登机牌上座位号码仍是23A和23B，座椅靠背上广告还是某玉米油和润肺梨糖膏，毫无疑问，我们是坐同一架飞机同一个座位往返飞行的。

入座后，我兴奋地把这个发现告诉我妈。她没吭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平静地说，“不是同一架飞机。”她指出座椅靠背花纹来时是浅灰，现在成了淡棕。接下来，她又指着小桌椅上的小旋钮，告诉我来时这个小旋钮是月牙形的，现在却成了蝴蝶结形了。这个细微证据让我惊讶。等前方小屏幕放下来，我妈又指出，来时屏幕和现在屏幕跟我们眼睛的距离也不一样，那个离得很近，这个离得稍远。这个证据也过硬，我也有印象的。我妈看上去漫不经心，可她那已有轻微白内障的双眼比我的四只眼睛都厉害。最后意见是，飞机换了，机组人员没换。

飞机一小时后刚一降落，我妈就说，“飞行员换了。”理由是，去时降落的时候，飞机忽然大幅度下降，又忽然大幅度升高，接下来又忽然大幅度下降，再忽然升高、下降，那个飞行员是个急性子；而回来降落的时候，飞机是一点一点地试探着平稳地降下来的，这个飞行员是个慢性子——我被我妈有理有据的分析吓倒了。我敢说，若生在过去年代，凭她的素质，完全可以做一个出色的间谍。

个别生活 易水寒专栏

## 怎么养的？



八本书，写过很多短文，密集反映时代进程。易水寒，七零后，河北人，现居长春，供职于某媒体。出过

刘小胖找了个对象，迟迟不肯结婚。问其原因，答，女方人品还不错，只是有点寒酸。

这无疑是个欠扁的答案。不过，小胖同志乃本城名流，工农兵学商各界有头有脸的人士吃饭喝酒时都会招呼他一声。从现实角度考虑，若妻子举止畏缩不得体，的确难堪。

我安慰小胖说，该女或因幼时贫寒，少吃少穿，才落魄至此。既然嫁给你，就是要你养的嘛。女人的气质、言行、举止，即使先天缺失，也可后天养成。多带她见识各种场面不就结了吗？

果然，小胖婚后其乐融融，妻子很快成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内助。生存环境的安逸，再加爱的滋润，逐渐改变了那个当初被认为寒酸的少女。此为我亲眼所见活生生的一“养”之例。

俗语中有“穷养儿富养女”的说法，关键是这个“养”字。草根们骂街爱用“狗娘养的”，便是指责对方小时候没养好。归结起来，“养”人既包括物质层面的，也有精神层面的。养男儿，需让其多吃苦头，多受累，多多体验生活之不易，激发其斗志，将来可以自如面对各种困难。养女孩，则相反。若条件允许，最好满足她各种要求，让其从小对物质没有欲望，长大后不是一间楼房，一驾宝马就可以诱惑得了的，在生活中亦可体面持家。《儒林外史》中，戏子鲍廷玺失散多年的哥哥来访，鲍廷玺打算买一只板鸭、几斤肉和一尾鱼，招待已是高官幕僚的哥哥。鲍妻出身于副省级（布政使司）家庭，虽阴差阳错嫁给演艺经纪人，但自小见多识广，教训丈夫说：“你这死不见识面的货！他一个

抚院衙门里住着的人，他没有见过板鸭和肉？他自然是吃了饭才来，他稀罕你这样东西吃？如今快秤三钱六分银子，到果子店里装十六个细巧圆碟子来，打几斤陈百花酒候着他，才是个道理！”一番话让丈夫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看，没有少女时代的积累，如何在关键时刻挺起一方天地？

但女人如何养，靠到什么火候上，也有个分寸。当年，伪满洲国的“皇帝”溥仪有个弟弟溥杰，娶妻日本皇室近亲嵯峨浩。二人育有一女，六岁时已像小大人，行动坐卧一板一眼，吃饭时一动不动。仆人们要带其出去玩，她张口就说，我是皇族，不能随便玩。

人类天性消灭，莫过于此。

也见过一位文静的少女，手里拿着书，忽然蹦起来去摘树上的果实，被人看到，腼腆地一笑，低下头去。估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，而属于该年龄段的灵性亦在。

女人需要“养”，男人亦然。我大学毕业时，外表完全可用“骨瘦如柴，尖嘴猴腮”来描述，见到胖子就羡慕得不得了。一位老哥说，三四十岁后，你也会这样的。我觉得他在扯淡。不料老哥一语成谶，步入中年的我像气吹的一样，改变了最初的模样。胖对健康不一定是好事，但起码代表压力小了，要是整日奔波劳碌，怎么能胖起来呢？不过老哥忽略了一个前提，即娶到一个好老婆，否则不见得如此安逸。

人到中年，夫妻两个就要互相“养”了。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还满嘴跑火车，做事不靠谱，我们蔑视其人的同时，也会对其枕边人产生疑问——她没有“养”好他，只能说养人者本身就很不堪。